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18年11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曹雪原

路边的王国

◎强雯

草原、壑山、红豆杉、金川雪梨树、矮小绚丽的藏居……在318国道上，这样的景象目不暇接。空气渐渐稀薄，队伍恍惚中走进了别人的王国。间或睁大一双千与千寻的眼睛，心如撞鹿地等待怪兽出现，然而，我们不过是一直在四川境内穿行。

在四川靠西的地方，四川和西藏交界地带，风光一反富庶平原清幽之貌，硬朗强烈的反差疑似误入他乡。不错，这是四川境内的青藏高原。

理塘，在我们的行程之中不停呼唤。沿途的广告牌肆无忌惮地消费着仓央嘉措的情诗，凉爽空气中弥漫着“我不往远处去飞，只到理塘就回”的浓情。仓央嘉措没有到过理塘，但是理塘的经幡、毛垭大草原、蓝紫色的雾霭都在诉说那个遥远的神话。

通往雅江县呷拉镇的路不好走，一场大雨后，机耕道便泥泞不堪，几个藏族汉子立成一排，在校门围墙下，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天真。读书的愿望从眼睛里爬出来，尽管他们经年的皱纹像两岸夹峙的群山一样苍老。

“炼能炼德百炼成钢”几个红色的校训高耸，雅江县呷拉镇寄宿制学校旁，雅鲁江潺潺如诗。两旁群山迎面逼视，黛色的古树松林、鳞皮冷杉、川西云杉、黄果冷杉、高山松、高山栎纵横参差，生长在壁立千仞的悬崖峭崖间，如披戴铁盔铁甲的勇士列队相迎。“有了这个学校后，雅江县的失学儿童少了很多。”寄宿制学校校长李斌一脸明媚地说。在雅鲁江流域高山峡谷地带，由于用地受限，很多牧民的子女无法读书，年复一年流离失所。“集中办学好啊，占地233亩，”他说，“这地方除了寄宿学校、还有中学、双语幼儿园等。2015年9月开学，12年义务教育。”

李斌不无兴奋地带着我们参观学校，说话间，孩子们从教室里蜂拥而出，奔向单双杠、乒乓台，几个接孩子的家长穿着藏袍站在门口，他们听不懂汉语，仅对我们注目示好。

对知识，任何民族都怀着敬畏之心。

有时，这种谦恭也会被欢乐替换。那些会跳藏戏的汉子，黝黑的怒放的笑脸还近在眼前，红色的袍子，随时可以翩翩起舞。金弦子小学的孩子们随时起歌，少年合唱团的歌声此起彼伏，离纯洁更近的地方宜有天籁，童声如斯，一如这个民族天真的秉性。天真，也降落在道孚县先锋村。

一栋栋独立的藏式民居，或金黄，或深红，团团围聚在一起，白色的石灰描摹着窗户，粗犷的岩石层层叠叠砌屋，牛粪饼状般涂抹在墙上。空气中飘散着羊奶的味道。

现年39岁的村长仁真多拥是个长头发的美男子，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在这里做了6年的村长，2014年因为一场地震，村里大多房屋成了危房，这个地方也成了精准扶贫的对象。现在全村有530口人，政府拨款后，先锋村开始了“童话王国”的建设。

因为房屋造型艳丽，总让人想起格林童话中的蘑菇房，在这个信奉自然与神力的民族，他们对物质有着活泼、乐观的心性。

这样的村落本身就是一出藏戏。

每当送春夏，或送夏迎秋之季，汉子女人们就会集体演出一场藏戏《欢乐吉祥颂》。寨人倾巢而出，戴着面具，舞动四肢，欢天喜地，感恩戴德。这是他们对粮食、牲口，乃至对万物生灵的祭祀。这场敬意原始、朴素但炽热。

“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耆，衣帛而祭先蚕，饮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犹以为未则。”对于祭祀与感恩，爱国诗人陆游曾满怀感念，具体而之，“凡日用起居所赖者皆祭，祭门、祭灶、祭中溜之类是也。”

一切敬意，追根溯源是惜福。如冰川晶莹，如银峰逶迤，如大峡谷里的白浪奔腾，惜福，既以励君，亦以自励。



欢腾。翔秋志玛 绘

导读

先生说，果子原本长在林子里，来自于自然，归于自然，是无用的。我们应该以无用的态度来对待。这是一种修行。当杏子又一次成熟时，我跟着先生以平静的心，看着它掉落，在田野里铺上一层金色。在金色里，我体悟着世间万物的无用之美。甘孜的天空，与成都实在是迥然不同。有时成都的天空雨后会露出让人期待已久的淡蓝，金灿灿的阳光让很多人痴迷。但甘孜的天空，永远是深深的蔚蓝，如海一般的天空中高悬着一颗一直火辣辣的太阳。已是仲秋时节，腊月山村寨子里的那一棵大柏树，在秋日夕阳的照耀下，每一根枝条都慵懒的斜伸着，反射着金黄色的光泽。此时，在村活动室外的广场上，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映红了半边天，火堆外，人们手牵着手，一场锅庄舞的表演正在如痴如醉的进行中。草原、壑山、红豆杉、金川雪梨树、矮小绚丽的藏居……在318国道上，这样的景象目不暇接。空气渐渐稀薄，队伍恍惚中走进了别人的王国。间或睁大一双千与千寻的眼睛，心如撞鹿地等待怪兽出现，然而，我们不过是一直在四川境内穿行。

11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杏子铺满金黄的田野

◎王朝书

杏子又要熟了。

今年，杏子依然结得一串一串的。先生知道，这些杏子会像去年那样，掉落一地，无人拾捡，慢慢地烂在田地里。不过，今年，先生已能平静地面对杏子的掉落，没有了去年的慌乱。

去年，先生和我第一次面对了水果的丰收。“五一”劳动节前，樱桃红了，我们开始吃樱桃。樱桃成熟得很快，一周左右就全红了。我们吃不完。家里有近二十棵樱桃树。父亲摘了去卖，却摘不过来。去年，樱桃长得很快。没几天，就生了虫。有虫的樱桃，无法吃。只能让它掉到地上。看着一树一树的红樱桃烂在树上，先生和我都很着急。我们尽力物尽其用，做了樱桃酒、樱桃酱。然而，消耗掉的樱桃实在太多了，连半棵树都没有。我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樱桃掉到地里。

樱桃之后，水蜜李熟了。水蜜李结得太多了。压崩了树干。我们依然吃不过来。父亲摘了去卖，依然卖不完。熟透的红李子在地上铺一层。

李子还没吃完，杏子熟了。杏子，不知为何，很少人吃，也没人去卖。不少人家的杏子，都掉在地里或路上。这些果子，让我们心疼。尤其，谢大姐家的。谢大姐家，有一棵全村最大的杏树，可产一千多斤杏子。谢大姐的三个孩子都已工作，离开了小板场村。谢大姐多年未种地，在中学做了一名寝室管理员。她的老公在外打工。谢大姐每周末回家一次里，她没时间也没精力照管她的土地及土地上的果树。她任果树，自生自灭。

杏子成熟时，一阵风吹过，地上一片金黄。谢大姐家的杏树，离我们的住处不远，每天下午，我都去树下拣些回来吃。然而，实在太多了，吃不过来。看着地上黄澄澄的杏子，先生的心里慌乱了。不知所措。

谢大姐家的杏子还没从树上掉光，我们家的杏子黄了。起风时，杏子像小雨落在地上。看着杏子雨，先生彻底无辙了。

此时，先生从慌乱中冷静下来，反思自己到底怎么了。为何不能以自在的心对待水果的掉落？

先生思考后，对我说，原因在于，水果，在我们的意识里，是实用的。

实用，是人们栽种果树的初衷。小板场村，最初没有这么多果树。人们将土地看得金贵。父亲，最先在土地上大量栽种果树。有几年，小板场村的水果销路很好。地上的烂桃子，都被邻近县的水果罐头厂收去。村民见父亲种水果赚了钱，也试着在地里栽种果树。

这些果树种下后，村民们就希望着，它们能代替粮食，带来更多的收益。父亲细心地照管着果树，上肥、修枝、疏果、喷药、灌水，父亲将书本上看到的程序，每一道不拉下的照做了。夏天，虫子多，父亲和二姨爹还打着手电筒，捉苹果树上的虫。父亲和村民不知用药对付虫子，种出来的水果都是纯天然然的。

不用药，难免虫子吃水果。为了多一点收成，父亲就在夏夜里，徒手捉毛虫。我也跟着捉虫。我知道，多一个完好的果子，就多一点钞票。

记不清何时起，我开始帮家人摘水果卖。我只记得，从我读书起，每年水果成熟的时候，全家都会上阵，采摘水果。樱桃熟了、苹果熟了、桃子熟了，就连奶奶都会帮忙。樱桃销路好，有做樱桃生意的，到村里来收购。天微亮，家人就开始采摘，等着贩子到来。苹果熟，则头天傍晚摘了，装在背篋里，第二天一早背到甘谷地去卖。

家里的果子很多，却没有浪费的。为了多卖钱，即使我很想吃，也需等卖了之后。掉到地上的烂果子，则拣了喂猪。

水果是卖的，是吃的，是喂猪的。这样的认识，已经刻在我的脑海里。

先生说，正是根深蒂固的实用观，导致了我们对果子成熟时的慌乱；即使，我们现在不需要用果子换钱，但记忆的惯性让我们转变不过来。

先生说，果子原本长在林子里，来自于自然，归于自然，是无用的。我们应该以无用的态度来对待。这是一种修行。

当杏子又一次成熟时，我跟着先生以平静的心，看着它掉落，在田野里铺上一层金色。在金色里，我体悟着世间万物的无用之美。

心中的净土

◎刘一骄

悬挂在群山的上方，如同雪一般圣洁，而又轻盈。

稻城是壮美的。它纯净无瑕，仿佛一个圣地。它海拔高，却不会带给人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而稻城的灵魂，则是被称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亚丁。

进入亚丁，冷冷的空气直接钻进衣领里，但并不怎么刺骨。坐进车中，沿途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山与地相互结合，不单调，也不繁杂，恰到好处。这里的树实在是漫山遍野。山脚下、道路边，一排一排的。不管转向何方，看向哪里，生命的颜色总会出现。同行的人说，这里的秋天是个好季节。我想是的。想，整个亚丁成了一个金色的世界，与洁白的雪山相互呼应，确实让人赏心悦目。

一路上，总有一座雪山在

我们前方。它被群山紧紧簇拥着。其它的山都是绿色的，只有它，在这一片一片的绿色之中，带给了我一片赏心悦目的白。就像一盏明灯，我们朝着它前行。

亚丁有三座“神山”，但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只近距离地接近了一座，正是先前所见名叫“央迈勇”的洁白雪山。

从餐厅的阳台往外眺望，“央迈勇”似乎近在咫尺。信步下楼，两座青山之间，眼前是一大片草地。绿茸茸的芳草中，夹杂着些许鲜艳的小花，以及一个一个小巧的水洼。两山身披绿衣，围成一个“V”，山脚下，山坡上，满是密密麻麻的“小树”形成的森林。雄伟的山围护着一片池塘，也许是因为水太清了，一眼望去，只能看到水底的石头和青苔，一条鱼也没有。抬头，只看见

腊月村的锅庄

◎杨全富

已是仲秋时节，腊月山村寨子里的那一棵大柏树，在秋日夕阳的照耀下，每一根枝条都慵懒的斜伸着，反射着金黄色的光泽。此时，在村活动室外的广场上，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映红了半边天，火堆外，人们手牵着手，一场锅庄舞的表演正在如痴如醉的进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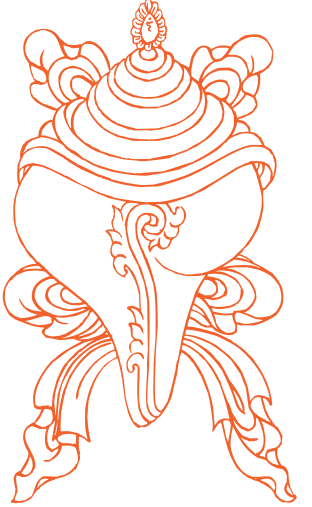
其实，在嘉绒藏族聚居的腊月山村来说，锅庄舞并不算是用来表演的，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天生就能歌舞善舞，对于跳锅庄舞，就像是生活中吃饭穿衣一样的自然，只要有场地，只要众人走到了一起，手牵着手，就可以即兴跳起来。在锅庄舞的表演中，男女自成两队，领舞者只需要一张帕子，一挂串铃即可，张开嘴，将原始的歌词唱出，随着节拍缓缓而舞。寨子里的人，似乎人人都有着跳锅庄舞的天赋，从乳气未脱的孩童，再到银发如雪的老者，都能在舞蹈中跳出原始古朴的韵味来。跳锅庄舞就成了腊月山嘉绒民族之间沟通交流和表情达意的特殊方式，亲朋好友相聚一起要跳锅庄舞，逢年过节要跳锅庄舞，结婚喜庆要跳锅庄舞，修房造屋要跳锅庄舞，就连春秋牧收都要一起跳锅庄舞，一年一度的朝圣会更要大跳锅庄……

一般来说，锅庄舞很少有独舞的职能，都是几个人或几十个人一块起舞。锅庄舞把山间生灵的形态、步伐和舞蹈加在一起，便构成了即粗犷又溫柔的锅庄舞。赵尔丰等撰写的《清史稿》卷一百一、志七十六乐八中记有“高宗平定金川，获其乐日大锅庄司舞十人，每两人相携而舞，一服蟒袍、戴翎、挂珠、斜披黄蓝二带，交加十字。”这是历史上对锅庄舞的准确记载。在嘉绒聚居地区，锅庄舞分为大锅庄和小锅庄，大锅庄歌声雄浑有力，舞步动静结合，张弛有度，或天马行空、或龙盘虎跃，小锅庄舞唱腔犹如行云流水，舞步轻盈飘逸。在舞蹈中，有时成长蛇阵，有时成螺旋状，最有意思的表现形式是

男领舞者带着一群男人们随时随地在场地上往返跳，而女领舞者则要带领女队避让之，其中隐含有互道爱慕之意。

有传说，嘉绒的原住民是西夏党项族的一支，在南北朝时期从陕西内迁到此，因此这里的女孩秉承了党项女子的特征，天生丽质，颜若桃花，身材窈窕，不施粉黛，依然气韵毕现，她们不仅容貌艳丽，而且个个能歌舞善舞。不过村寨里的男人们更引人注目，他们有着康巴汉子般魁梧健硕的身体，古铜色的脸庞，矫健的舞姿尽显嘉绒藏族的那种粗犷豪迈之情。在舞者中，走在最前面的几位老人，虽然银须飘飘，然而还保持着伟岸挺拔的身姿，举手投足间尽显舞蹈的精髓，他们的声音低沉，仿佛如阵阵春雷滚滚而来，有时也扯开嗓子婉转的唱诵，犹如天籁之音，沁人心脾。舞者队列严格按照长幼辈分秩序排列，在这里跳舞，绝不能一悖这种规矩，加入舞蹈队伍时，既要看自己的年龄，又要根据自己的辈分站在最合适的位置。眼前的舞蹈中，唱腔起初婉转，犹如一位钢琴家轻抚琴键，刹那间，一串音符在篝火旁萦绕，其间串铃叮当作响，清脆悦耳的声音恰到好处的落在节拍间，指挥着整支队伍，两脚交替着抬起，交替着落下，满脸都是陶醉的样子。舞蹈中，抬脚、跨步、收脚、屈膝、弯腰，一连串动作看上去是那么的和谐自然。我想，此时此刻，他们一定是得到了某一种自然力的感召，感悟到人生的奇妙之处，为了获得让灵魂得到慰藉之声，或节奏，就算舞姿并不是那么优美，然而舞者的心底深处洋溢的幸福已深深的触动着周遭的人，一起律动，一起心跳，在快乐之中徜徉。

对于腊月山村寨的锅庄舞，在唱腔上，吸取了藏族古典音乐，舞蹈由引子、歌曲组成。最常见的形式是起初为慢板的歌曲，到一定的时段，慢慢逐渐向快板递进。引子都由歌声来代替，曲调较固定，歌曲典雅，



节奏舒展，与快速的舞曲形成鲜明的对比。演唱时再配以简单的舞蹈动作。舞步动作多模拟动物形态，如“猛虎下山”“雄鹰盘旋”“孔雀开屏”“野兽戏耍”，注重姿态的情绪变化和表现，这正是藏族人民彪悍气质在舞蹈中的体现。在大锅庄中，两手斜举，如雄鹰在山间飞舞，小锅庄中，手牵着手，跳跃腾挪，动若脱兔。许多观赏锅庄舞的游客都坦言，起初，他们都觉得舞蹈形式过于简单，可是到后来，竟然感受到了蕴藏其中的巨大魔力。看着看着，一种愉悦、一种冲动在心底油然而生。随着这种感觉的持续和加深，一股神秘的力量便然灌入自己的心间，不由自主加入到舞者的队伍中，自然而然地扭腰跨步，与舞者们轻声哼唱起简单明快的藏歌来。在村寨中跳锅庄舞跳得多了，就感觉到它的组成其实很简单，抬腿，跨步，扭腰、屈膝，一连串简单的动作在不停的反复，然而我想就是因为这简单，才能让浮躁的我沉醉其中。也许，越是简单的事物，才更接近事物的本真，越是简单的，才蕴藏有不可莫测的力量。

这一夜，我跟随着舞者们跳了一曲又一曲，夜半时分，皎洁的圆月挂在了空中，将柔和的光芒洒满山寨，篝火已渐渐熄灭，然而我们的歌声还是那么的响亮，舞步还是那么的激烈，一夜无眠，一夜欢乐，让我们的歌声与明月为伴，让我们都迷醉在这舞蹈中吧。

腊月村的锅庄，能使人忘记忧伤。

